

恩求白·曼爾諾

周 而 復 著
華東新華書店出版

MG
I 25
179

諾爾曼 白求恩斷片

——紀念他逝世五週年——

周 而 復 著

華東新華書店出版



3 2168 3568 0

一個外國人毫無利己的動機，把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當作他自己的事業，這是什麼精神，這是國際主義的精神，這是共產主義的精神。中國共產黨員，每個都要學習他這種精神。

——毛澤東：學習白求恩

一個外國人，拋棄他優裕的生活，越過重重的封鎖線，深入到中國敵後戰場，穿一身八路軍的灰軍裝，胳膊上掛着『八路』的臂章，腰間繫着一條寬皮帶，腳上穿着一雙草鞋；身材魁梧、碩壯，面孔健碩，但有點清瘦，濃眉下面，深藏着一對炯灼的眼睛，那裏面飽含着無邊的慈愛，顴骨微高，寬大的嘴脣角上，常浮着意味深長的微笑，嘴脣上倔起的短髭和他的頭髮，都已灰白了。是的，他已是快五十的人了；但他的精神，却很矍鑠，像一個活潑健旺的青年。有些時候，還見流露出直樸的天真。見到熟人，他就高高舉起右手：行西班牙禮。不過，也有時候，他緊緊的握着你的手，使你感到一股摯愛的熱力在交流。在西班牙的時候，大家叫他：『老少年』；中國許多醫務工作同志，帶着崇敬

的感情稱呼他：『老頭子』；老百姓則親暱地叫他：『大鼻子』。這就是諾爾曼·白求恩博士（Dr. Norman Bethune）。

白求恩博士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生於加拿大脫朗托，以畢生的精力，從事醫療工作有三十五年之久。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他才二十五歲，就在歐洲戰場上服務。回到加拿大，不久就擔任加拿大空軍軍醫隊長。他自己患着肺病，卻不斷地一方面工作，一方面鑽研，成為肺部外科卓絕的專家。他發明了很多種手術用具，遇有肺部膿胸和生痛的病人，他能夠把整個一葉肺取出來，這樣，可以挽救許多垂危的生命。他不僅在加拿大是第一等專家，即在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數的人材。世界上幾個最大的醫科大學，曾相繼聘請他去講授肺部外科治療。皇家學院外科學士會邀請他去當會員——這是一個外科醫生所能得到的最崇高的榮譽。

但他並不滿足這些成就，他在摸索着為勞苦大眾服務的道路。他終於參加了加拿大共產黨，成為一個積極的模範的布爾塞維克，把他所有的才能獻給無產階級的先鋒隊。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德意法西斯匪徒侵犯西班牙時，他隨着加拿大的志願軍麥克拍伯營到了

西班牙，任這個營的衛生隊隊長。不久，他又參加了由英美加南美各民族編成的第十五縱隊。他親自上火線去救護傷兵，甚至於他所帶的救護隊被法西斯匪徒轟炸機和機槍掃射，他仍然冒着生命的危險，上火線挽救爲人類正義和平而戰的西班牙兄弟。他不知道疲勞，也不知道休息，忙得連家鄉來信也沒時間寫回信。在西班牙工作一年多，他同時又建立了西班牙傷兵的輸血工作，這是一件創舉，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使他對輸血法發生很大的興趣，在這方面他成了有數的高等專家。

爲了給西班牙政府軍進行醫藥募捐，一九三七年四月，他回到加拿大和美國去。三個月以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爆發了，他被請托率領一個美國加拿大醫療隊到中國來。一九三八年四月他到了延安，便急於要到戰地去工作。不久，就如願地出發了，渡黃河，過正太路封鎖線，六月十七日到達了遠在敵人後方的晉察冀邊區。

二

晉察冀邊區，這塊日益壯大的年青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在它剛誕生的時候，各方面都缺乏扶育他

的人，尤其缺乏的是醫務幹部。國民黨軍隊撤退，八路軍主力奉命轉移晉東南作戰，只留下少數兵力在邊區活動，開展敵後工作。醫務工作人員只留下二十五名，而這二十五名裏有十五名是看護，當時傷兵連友軍在內，却有六百九十多名。材料藥品方面更是貧乏到可憐的程度：全邊區沒有一點施行手術時所必需的麻醉藥，所有的藥品只夠用兩個月，紗布綑帶是洗了又洗的用着，自己做羊腸線，採取中藥，製成丸散膏丹來代替西藥；至於器械，——探針是用鐵絲做的，鐵片代替了鉗子，割骨和鋸樹是用了同一把鋸子……。這樣一個貧乏的地區，是多麼需要外界的援助啊。

白求恩像個救星似的降臨在這塊抗日根據地上，他帶着大批藥品，顯微鏡、愛克斯光和一套手術器械……。更可寶貴的，是他帶來了高妙的醫療技術，驚人的組織能力和對中國革命戰爭事業的無限的熱忱。

他被晉察冀人民和子弟兵熱烈地歡迎到軍區司令部。雖然經過兩個多月的長途的行軍，他的精神却很飽滿，似乎沒有一絲兒疲乏，第二天就到五台縣耿鎮河北村去，這兒是軍區衛生部。等他知道後方醫院在不遠的松岩口，他帶着醫療隊和軍區給他

的那個翻譯，那個矮矮胖胖的曾經是阜平縣縣長董越千同志，一塊兒到了松岩口。

在第一週內，他一共檢查了五百二十多個傷員和病員，這裏面大半是平型關戰鬥下來的，有一部份是友軍從南口受傷下來的；由於醫藥和器械的缺乏，技術的貧弱，他們已在醫院裏躺了一個悠久的時間。第二週白大夫就開始施行手術，緊接着四個星期的連續工作，一百四十七個傷病員，在行手術短時間之後，就又帶着健康的身體，走上前線去了。從河北村、河西村、松岩口三個後方醫院的短時期工作當中，他對這三個醫院提了許多意見，不久之後，在組織、清潔，及建立各種需要的建設上，他很高興他的意見在事實上體現出來，三個醫院都有了顯著的進步。這進步，還不能滿足他的要求，爲了提高技術和醫院設備，他親自訂了一個『五星期計劃』工作中心是：建立模範醫院。

白大夫每天除了施行手術，處方外，一有空閒，他就指揮木匠做大腿骨折牽引架，病人木床和各種木料器具，鐵匠做妥馬氏夾板，和洋鐵盆桶；錫匠打探針，鑷子，鉗子……，分配裁縫做床單、褥子、枕頭……。每隔一天，在下午五點到六點，也還要給醫務人員上課，但是沒有教材，一塊黑板

算是大家的課本，他在上面寫、繪來講授。疲勞了一天之後，晚上在燈下就着手寫一本爲醫生及護士用的圖解手冊。這本小書裏面包括急救、急症、藥、解剖、初步生理學、創傷的治療、夾板的應用等章。這樣，他解決了沒有課本的困難。

將近兩個月的時間，從清早一直忙到深夜，他不願自己有一分鐘的時間閒着。九月十三號，各方面的工作都按計劃完成了。十五日，這個後來叫做國際和平醫院的模範醫院，舉行落成典禮了。

松岩口這個村落，在白大夫來了兩個多月以後，它以明快的整潔的姿態，站在數千個來慶祝落成典禮的客人面前了。村裏每條路都有了它的名稱，在那新標幟出來的朱德路拐角的地方，迎着大路的一座民房，就是新創立的國際和平醫院。裏面佈置了兩個傷病院子，入口處都掛着一塊樸素潔白的橫匾，一邊寫着『中山醫院』，一邊寫着『毛澤東醫院』。醫院的創始者，白求恩大夫臉上浮着興奮的微笑，招待着來賓：軍區司令員聶榮臻將軍，邊區行政委員會宋劭文主任，羣衆團體代表，老百姓，部隊的醫務工作人員，部隊，機關代表……。

上午，開幕典禮的大會在村裏戲台前的廣場上舉行了。台前掛滿了慶賀的鮮紅的旗子，來賓與奮

地走上台去，講了衷心愉快的祝詞，白大夫就以主人的身份說話了：

『……運用技術，培植領袖，是達到勝利的道路。在衛生事業上運用技術，就是學習着用技術去治療我們受傷的同志，他爲我們打仗，我們爲回答他們，也必須替他們打仗，我們要打的敵人就是「死」。……因爲他們打仗，不僅爲挽救今日的中國，而且爲實現明天的偉大自由沒有階級的新中國。那個新中國，雖然他們和我們，不一定能活着看到，但是，不管他們和我們，是否能活着看到那個和平幸福的工人的共和國，主要的是，他們和我們，用今天的行動，已使那新共和國成爲可能的了，幫助了他的誕生了。但是他之能否誕生，要依靠我們今天和明天的行動，——他不是確定不移的，他不是自己會產生出來的，他必須用所有我們的血和工作去創造……』

是的，白大夫就是新中國這嬰兒將要誕生的助產士。

會後，他笑嘻嘻地領着來賓參觀：傷員招待室，醫生辦公室，內外科室，奧爾吳氏治療室，羅氏牽引室，妥馬氏夾板室，病室，——這裏面使人一進屋有一種整潔安適靜穩的感覺，屋子裏陳設着

嶄新的洗臉盆架，分格的木碗櫥，裏面放着傷病員的服藥缸，飯碗，菜碗；床邊放着洋鐵痰盂，大小便器，雪白的牆上掛着病歷表，體溫表，病室規則，畫報，和綠色的政治標語『保證早日恢復健康，再上火線殺敵人』……院子裏陳列着鮮豔的花盆，散發出淡淡的清香。經過休養員的洗澡塘不遠，快到村邊楊樹林那兒，是休養員的娛樂場，有各種娛樂器具，樂器，乒乓球，報紙，沙盤作業……

參觀之後，人們都圍到村北頭的廣場上去了。廣場當中放着兩個暗綠色的治療箱，手術台，器械桌，白大夫穿着手術衣，第一助手第二助手和麻醉師站在他身後。一會，從場外抬來了一個小腿骨折傷員，傷員馬上躺到手術台上，頓時打開治療箱：裏面有秩序地放着一套消毒了的手術器械，立即打開傷口，剪掉邊緣的腐皮爛肉，檢查傷口裏有無子彈，消毒，行手術，包紮，上妥馬氏夾板，——這樣一個戰地創傷初步治療表演，前後還不到二十分鐘。各軍區來觀摩的衛生部長們，暗暗射出欽佩的眼光。過去，單是做手術的準備工作，二十分鐘也還不夠啊。

接着是換藥表演。白大夫帶着換藥組走進了病房，後面跟隨着來賓們。傷員一進院，先到傷員招

待室，登記，分配病房，洗澡，換衣服，到病房，換藥，一個護士解開紮帶，一個護士托着膿盤，他親自檢查傷口，消毒，上藥，然後另一個護士給他纏上紮帶，站在人叢當中的一個衛生部長低低對旁邊人說：

『這樣上藥，動作迅速，分工明確，消毒嚴密，真是好啊。』

國際和平醫院的成立，對醫生、看護技術上大大提高了一步，特別是對於外科敷藥和消毒方面。傷病員死亡率減少了，而出院數却增加到半倍以上。

三

九月下旬，邊區四面增兵，敵人以步、騎、炮二萬三千左右的兵力，配合空軍和機械化部隊，分十路向軍區腹地進攻了。國際和平醫院轉移山地，他離開醫院，帶着加美醫療隊到了×分區衛生部的後方醫院。這是一個基礎薄弱的醫院。

檢查病房，白大夫看到這個醫院許多不良的現象，他帶着不滿的情緒，走進衛生部長的寢室，劈口就問：

『現在夜裏冷嗎？』

『九月天，當然冷囉。白大夫你請坐。』衛生部長遞過一杯茶來。

他沒有喝茶，兩隻炯灼的眼光，質問地訂着對方，又說：

『你不蓋被子行不行？』

『自然需要被子……』

『傷病員爲什麼沒有被子？把工作人員的被子拿出來，給傷病員蓋……』

工作人員却不願意。白大夫對大家說：

『一個醫生，一個看護，一個事務員的責任是什麼呢？只有一個責任。那責任是什麼？那責任就是使你的病人快樂，幫助他恢復健康，恢復力量。你必須看到他們每一個人，都是你的兄弟，你的父親——因爲就真理說，是的，他們比兄弟父親還要親切些，——他是你的同志。在一切的事情當中，要把他放在最頭前，被子應該給他們先蓋上，你不把他看得重於自己，那麼，你就不配從事衛生事業，實在說，也簡直就不配當八路軍……』

說完話，白大夫沒理他們，獨自走去了。他回到寢室裏，把自己的一床綢被子送到病房裏，給一個重病號蓋上了。衛生部長把被子拿回給他，他却

不要，衛生部長說：

『你晚上不蓋嗎？』

『我不能讓傷病員不蓋被子，而我自己蓋被子。我可以不要……』

『這怎麼行呢？傷病員的被子，今天晚上，我們一定想辦法好了。』

他的態度稍為緩和一點了，問：

『什麼辦法？』

『我把我的被子拿出來……』

站在旁邊的醫生衛生員們，聽見部長要拿被子，都搶着說：

『我的被子也可以拿出來……。』

『我的也拿出來……。』

先前不情願拿被子的三十多個衛生工作人員，都拿出自己的被子給傷病員蓋。這時，白大夫才接受衛生部長的請求，把自己的被子拿回去。當着衛生部長醫生看護的面，他嚴厲地說：

『我以晉察冀邊區衛生顧問的資格來說，這兒的醫院是八路軍醫院當中最壞的一個，這裏面存在着很嚴重的官僚主義的作風，醫生不到病房裏去，在病房裏叫護士，要大聲叫好幾次才叫得到，對傷病員不關心。我們的臉要向傷病員，我們要了解現

在的問題，少在辦公室，要多深入下層去，……』

『這些缺點我們正在努力改正。』

他看衛生部長虛心接受他的意見，心裏很高興，說完了，就把衛生部長約到自己的屋子裏來，抱歉地說：

『請你原諒我的脾氣，不過做衛生工作，不這樣嚴格認真是不行的。我們要不客氣的批評，對個人的虛榮要殘酷，不管年齡，地位，經驗如何，只要它擋着我們底路，我們就要給以打擊……。』

『我們一定照你的意見去做。』

『我有什麼不對的地方，也希望你們給我批評，我將百分之百地在工作中來改正……。』

第二天下午，在衛生部長領導之下，後方醫院的院務會議舉行了。在會上大家對過去工作，進行了嚴格的檢討和自我批評。這會議是改良工作作風的發動機，以後，每個同志，就以新的姿態，向前進步了。

他在這兒工作了一個多月，當洪子店一帶戰事激烈的時候，他到前線去參加救護工作去了。十月二十左右，他回到軍區，看到轉移到山地來的國際和平醫院，雖在困難條件之下，仍然保持原來的面貌，他衷心愉快，到處去巡視，天真的像一個小

孩子，對人說：

『這是八路軍最好的醫院，但是我們不要停止到這裏就完了，我們還必須計劃，工作，使這個醫院成爲全國軍隊裏最好的一個。』在這兒工作了一個多星期，他就去軍區北線的後方醫院第一所工作去了。

四

到第一所沒有三天，白大夫就接到三五九旅王震旅長自雁北打來的電報，告訴他前線的情況。他興奮得一宿沒有睡好，拂曉便出發了。

十一月天，崇山峻嶺的雁北，更覺得嚴寒了。山嶺上披着一層絨氈似的厚雪，天空還在落着雪。黃昏，白大夫披着一身雪花，到了雁北靈邱河浙村。三五九旅後方衛生部（由於戰爭環境需要，衛生部分前方和後方兩部分）的人們在村外河灘上排着兩行，高呼着歡迎的口號。半里外白大夫就下了馬，和衛生部顧部長一塊進了村，他脫了雨衣，撲撲皮帽子上的雪花，急忙忙地問：

『病房在那兒？』

『不遠』，顧部長說：『待會，吃完飯，再去

看病房。』

『吃飯還有多久？』

九旅衛生部政治委員潘世徵同志說：

『還有二十分鐘。』

『那太久了，先去看病房。』

潘世徵同志顧及他行軍了一天，走了八十里的山路，又下雪，太疲勞了，並且還是早上出發時吃的飯，就勸他：

『休息一會再去吧。』

『我是來工作的，不是來休息的。』

大家沒有辦法，帶他一塊去看病房。他一口氣檢查了三十多個傷病員，有幾個是剛從前線抬下來的，這其中，有五個要立時行手術。他問醫療隊的王大夫：

『二十分鐘以後能行手術嗎？』

王大夫有點悚然，在醫療隊裏，他担任到每一個單位的檢查手術室的工作，今天剛到，沒顧及上去看，歉仄地答道：

『我還沒到手術室去看。』

顧部長接過來說：『二十分鐘後可以行手術；叫他們去準備好了，你先吃點飯去，待會好動手術。』

『我也要去參加準備工作，沒有時間吃飯。』

準備工作很快完成了。手術室裏掛着一盞汽燈，屋子裏雖然有十多個人，却沒有一點聲音，只是汽燈在嗡嗡地響着。屋子外邊圍着一大羣衛生部工作人員和老百姓在張張望望。一個年青的叫做蕭天平的傷員躺到石製的手術台上了，臉色蒼白，左下腿上綑着滿是膿血的綑帶，緊粘在血肉上，傷口裏散發出一股臭味，綑帶縫裏露出一隻犬牙般的長骨，腿斜向內翻着。——傷後治療沒有上夾板。這因為物質條件困難，準備的夾板不够用。

啪的一聲，白大夫把手裏的器械，扔在器械桌上，兩隻手交叉着，滿臉慍色，對着顧部長：

『這是誰負責的？』

『是鄭醫生。』

『爲什麼不上夾板？——中國共產黨交給八路軍的不是什麼精良的武器，而是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鍛鍊的幹部，爲什麼對幹部這樣不關心？因爲不上夾板，須要離斷，』他惋惜地對傷員說：『要切掉呀，好孩子。』

傷員的眼淚泉湧般的向外流着。事情是很嚴重的了，但更嚴重的是沒有時間來馬上追究清楚這件事，他簡單地結束了這件事：『鄭醫生要受到處罰

的。』他伸伸腰，深深的吐一口氣，望了潘世徵同志一眼，彎下頭去，關切地對傷員說：

『你相信我吧，孩子。』

麻醉師給傷員上麻醉藥，麻醉的深酣還要等待一會，他利用這片刻的時間給醫務工作人員講離斷術的歷史：

『在最初的時候，還沒有血管鉗子的發明，那時止血是用烙鐵的。十六世紀時，一切創傷都是用烙鐵燒灼，或注射沸油作正當治療……』

手術開始，鋸骨的聲音，嘶嘶嘶嘶地響着。站在門外偷看的人羣裏發出細碎的話語，白大夫做完了手術，夾起一塊染滿了鮮血的紗布，生氣地向人羣當中扔去：

『這也不是戲院子，有什麼熱鬧好看，這是手術室啊。』

白大夫行手術時，須要絕對的肅靜，和全體工作人員力量都集中在病人身上，不允許你分散一點注意力。在晉西北時，有個大夫，曾經在手術室裏削梨子吃，爲了工作，他也毫不客氣地把他的刀和梨扔到外邊去。

門外偷看的人走了，他握着離體了的下肢，用鉗子夾着一條肌肉，戀戀不捨地說：

『在技術上說，這還是活着的，你說，這是生命啊，在海洋，在日光中，至少是一百萬年的變化史呀……○』

直到深夜十二時才把手術行完，顧部長請他去吃飯，他回到自己屋子裏，脫下衣服，又跑到病房去了。他一一去向剛才行手術的病人，用他生硬的中國話直接問病人：

『好不好？』

傷員沒有叫的，沒有哭的，很平靜，都說『好』。

他快樂得簡直跳了起來，他對潘世徵同志說：

『只要傷員告訴我一聲好，那我就不知道該怎麼快樂了。』

他這才回來吃飯，吃完飯，他再提到傷員下腿骨折沒上夾板的事：

『處罰那個不負責任的鄭醫生，我要給你們旅長寫信的。假使一個連長丟掉一挺機關槍，那不消說是會受到處罰的；而一個醫生對傷員……槍還可以奪回來，但生命，人……愛護傷員要像親兄弟——像你希望別人愛護你那樣的愛護傷員。』

衛生部長顧正鈞同志給他解釋，目前物質條件困難，在前線，還沒有足夠的夾板設備。馬上遭到

白大夫的反對：『你們老說沒有說沒有，沒有就應該馬上做。』他又批評手術室和病房消毒不嚴密，手洗的不乾淨，傷口也洗的不乾淨，但是手術準備工作很快，他很滿意。最後他想起王旅長電報上所說的戰鬥，傷員應該很多，為什麼這麼少呢？潘世徵同志告訴他所有的重傷員都在曲迴寺衛生第二所哩。白大夫頓時又不高興了，說：

『你們為什麼帶我到這兒來？醫生是那兒有病人，上那兒去！』他抹上袖子，看看夜光錶，快一點了，夜已深沉，村裏的人都沉入酣快的睡鄉了。他想了一想，說：『明天早上四點半鐘去曲迴寺，能準備好嗎？』

『能。』顧部長說完，和潘世徵同志一塊出來。他們笑着說，老頭子疲勞了一天，這麼晚了才睡，四點半能起的來嗎？但是顧部長還是通知各單位準備了。顧部長是個細心的人，他四點鐘就爬起來。走到白大夫窗外一看：屋子裏已經點好了燈，亮堂堂的。他推門進去，白大夫穿得整整齊齊的了，第一句話就問：

『現在開飯吧。』

『好。』顧部長連忙退了出來，去叫起他們，招呼吃飯，拉牲口，上馱子，……顧部長他們還沒

時間顧上吃飯，白大夫已吃完飯，催着出發了。顧部長他們只好餓着肚子跟着走。到曲迴寺的時候，天才放亮。一上午檢查了一百多傷員，接着就施行手術。傍晚他把顧部長潘政委和四個外科醫生招到屋子裏，根據今天檢查和動手術的例子給他們講了四小時關於創傷治療的課，一直講到半夜。第二天又是四時起床，到黑寺前線救護傷員去了。在最前線，四十小時內，施行七十一名手術，因為活動醫療隊組織靠近火線，縮短了運輸時間，有三分之一的傷員，手術沒有傳染化膿，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當白大夫從前線回到上石礮村時，一個團級政工幹部彭慶雲同志，右手受傷，發炎流血不止，送到了後方衛生部。出血過多，神經有點迷糊，一路上以顫抖的祈求的聲音斷斷續續地叫着：

『白大夫，白大夫……。』

但白大夫不在後方衛生部，潘政委給他檢查了一下，沒有辦法。立即打電話到上石礮，告訴顧部長傷員情形，問白大夫怎麼辦。白大夫接過電話來說：『馬上就到。』白大夫放下耳機，背上掛包，帶一點手術器械，連翻譯也等不及帶，就一個人騎上馬奔馳而來了。上石礮離後方衛生部是五十里，

快到時，那匹棕紅色駿馬的臀部流着雨樣的汗。潘政委告訴彭慶雲同志：

『白大夫來了。』

傷員好像有了保證似的，馬上就安靜下來了。白大夫一看：止了血，要斷臂，但是沒有帶鋸子來，衛生部裏找到一把工兵的鋸子，用火酒消毒算是勉強鋸下來了。這樣，從死亡的邊緣上，白大夫救活了彭慶雲同志。把傷員包紮好，他旋即騎上汗還沒有乾的馬，又向回跑了，那兒還有傷病員在等着他哩！

五

從三五九旅回到楊莊的第一所，他急於要完成特種外科醫院的建設。第一所裏當時收容了三百多個重傷員，除了監督籌備特種外科醫院外，他每天都要給十個以上的傷員行手術。一個股骨骨折的傷員，經白大夫檢查，須要行離斷手術。可是這傷員受傷時流了太多的血，以『血色素對照』化驗，是嚴重的貧血狀態，體溫又高，精神萎頓，大小便不正常；要是不立即行手術的話，這傷員在很短時間之內，一定死亡；如果行手術而不輸血，那結果，

也還是接近死亡。白大夫說：

『要輸血……。』

軍區衛生部部長葉青山同志最近已經輸過血，曾經拿這個例子在醫務人員當中動員過，但他們對輸血還沒有足夠的認識，總以為輸血對自己身體有很大的損傷。聽白求恩大夫說要輸血，沒有一個人肯氣的。葉部長問站在他旁邊的護士邱生才，這次你輸血吧，他搖搖頭，說：

『我這兩天不舒坦，下次再……。』

婉辭推却了。白大夫叫王大夫驗一驗這傷員的血型。王大夫在傷員的耳朵垂上取了一滴血，放在玻璃片上百分之一的一滴枸橼酸鈉生理食鹽水裏，用標準血清的血液放在玻璃片上浮游液內，反應結果是B型；白大夫闢起鬍鬚的嘴嘴角上浮起微笑，快活地說：

『我是O型，萬能輸血者，我可以輸……準備手術吧。』

葉部長考慮到他的年齡和衰弱的身體，勸他道：

『還是找另外一個人來輸吧！』

『用不着，我輸不是一樣嗎？前方將士為國家民族打仗，可以流血犧牲，難道我們在後方的工作

人員取出一點血液補充他們，有什麼不應該的呢？況且對身體並無妨礙。別耽擱時間，救傷員要緊。」

那個傷員躺在手術台上施行了腰椎麻醉，手術在悄悄進行着，只見低微的鋸骨的嘶嘶嘶嘶的音響，皮膚縫合包紮上綑帶，白大夫便到另一張手術台上，緊靠着傷員，解開衣服對王大夫說：

『來，快點輸血……。」』

白大夫和傷員的肘窩部進行了嚴密的消毒，用輸血器插到靜脈裏；加拿大共產黨人三百CC的血液靜靜地輸到中國人民的八路軍戰士的身上。傷員手術部份組織新生力強旺，飲食增加，體溫正常，三個星期以後，這個垂死的傷員，又恢復了健壯的身體，走向戰場。

當白大夫躺下來要輸血的時候，那說是身體不舒服的護士邱生才，走到葉部長旁邊，眼眶裏流下眼淚，激動的指着傷員說：

『葉部長，我要輸血給他……。」』

葉部長走到白大夫身邊，白大夫連忙搖頭說今天來不及了，護士也沒檢查血型，不一定能用。邱生才看這次沒有希望了，便要求道：

『那麼下一次，一定讓我輸吧，難道我還不如

一個外國人嗎？』他傷感地嚶嚶哭泣起來了：『早會我也不是不肯，我不懂得輸血……』

白大夫輸完血，站起來，拍拍他的肩膀。

『好孩子，不要哭，輸血的機會多的很，下次一定第一個叫你輸。』白大夫轉過臉和葉部長商量：『這樣好了，我們成立一個志願輸血隊，把隊員血型檢查好，省得臨時要的時候費事……』

葉部長同意他這個意見。邱生才首先報了名，接着後方醫院政委劉小康、翻譯、醫生、文書、護士都報了名。這消息立即傳遍了全村，老百姓聽說外國人和部長、政委都給咱們受傷的八路軍輸血，沒有一個不想也報名輸血的，楊莊村長齊之彬，婦救會主任……都參加了志願輸血隊，白大夫雖然已輸過血，但他還硬要參加這個志願輸血隊，說：『能輸血救活一個戰士，勝於打十個敵人！』

從此，許許多多失血過多傷勢垂危的戰士，他們血管裏有國際無產階級代表的血，有中國抗日人民的血重新在流着，使他們能夠第二次獲得生命，繼續為中華民族解放事業和全世界解放事業，奔走在火線下，和東方法西斯匪徒肉搏！

六

十二月十五號，特種外科醫院的建設，宣告完成了。各個分區的衛生機關都派代表來參觀，學習。三五九旅衛生部政治委員兼衛生主任潘世徵同志，帶了王震旅長的介紹信，也來參加了，但遭到白大夫的拒絕。他說：潘世徵同志水準太低，工作能力不行，不可能訓練成一個好的外科醫生。翻譯董越千同志給他解釋，說大概王旅長看他能夠學習，才准他來的，白大夫仍然說：

『要能學習，到別處去學習，我不要他。』

他寫了一封信給王旅長，說明他的意見。

潘政委技術水準的確不算太高，但是他有一顆努力學習的決心，白大夫雖然沒正式收留他，他依然留下來參加學習，並且耐心地向白大夫要工作做，細心地研究，學習。

這時白大夫的扁桃腺炎正厲害，手指上也發炎，但全邊區的衛生機關代表二十三個，都帶着慶賀的牌匾到齊了，他不顧自己身體有病，決定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三日，特種外科醫院實習週開幕。

實習週是白大夫對邊區醫務人員——醫生和看

護——集體的實際教育的一個運動週。從當招呼員做起，一直到當外科醫生爲止，這是實習週的課目。大家不分職別拈阄，該誰幹甚麼，誰就幹甚麼。顧正鈞部長、張傑部長和潘世徵同志抓到當看護，大家都很認真負責地進行工作。潘世徵同志給傷員端便盆，掃地，顧部長一個人剪了三十多個傷員的指甲……，第二天按職務升一級，招呼員升看護，醫生降下來當招呼員。白大夫王大夫游副部長等，每天給他們上課講『關於消毒藥防腐藥在外科上之價值』，『離斷術之發展史與離斷術』，『日光療法』，……同時每天白大夫親自動手術，做完了『腐骨摘除術』，『赫爾尼亞手術』……，配合當時的手術，一邊講一邊做用實際的例子來教育大家。手術後叫代表們每個人開十個處方，然後他細心來修改；同時他自己也開了十多個處方給大家學習。一週緊張的生活過去，潘世徵同志在日記上這樣寫道：

『……這七天之中，也許是太興奮了的原故，總覺得日子太短，一天天很快的就過去了，然而我想每一個代表在這七天之中實地學習的收穫，勝於讀書七月，甚至於……每一個代表都感覺到空空而來，滿載而歸。……』

夜裏白大夫在打字，計劃把實習的情形彙集，打出來分發給各個代表帶回去。

他對潘世徵同志在實習週當中努力學習的精神，十分的讚許。臨走時，他托潘世徵同志帶一封信給王旅長。他們一塊從楊莊村山坡上（楊莊村是在山坡上的）的台階走下來，有一段少了一塊石階，不好下，潘世徵同志走在前面，就跳了下去，白大夫在後面問道：

『你跳下去，舒服不舒服？』

『因為不好走，就跳下去，沒什麼不舒服。』

『傷病員能跳下去嗎？』

『不能。』

『這是傷病員要走的路，應該給他們鋪好。』

白大夫指着路旁一塊四方的大石頭說：『把這塊石頭移過來，墊上，就可以走下去了。』

潘政委走過去搬，石頭太沉了，沒搬動；董越千也去移，弄得氣喘喘的，還是沒移動，白大夫走過去幫着把石頭移過來，墊起，他自己在上面試一試，看方便，這才往下面走過去了。臨別時，白大夫叫潘政委他們回去，好好向下面傳達實習週的情形，教大家。

潘政委回去把信交給了王旅長，那信上說：『過

去我對於潘世徵同志的認識是錯的，你對他的認識是對的。他還能夠工作學習，只要他努力下去，是可能成爲一個好的外科醫生的。現在，我對你承認我的錯誤。」

七

把山地傷病員治療得差不多了，各個地區的衛生工作都逐漸地走上軌道，白大夫得到軍區司令員聶榮臻將軍的批准，他組織了東征醫療隊，去開闢平原游擊戰爭中的醫療衛生工作。二月十九日的月黑夜，他帶着十八個衛生幹部，舉着『晉察冀軍區東征醫療隊』的旗幟，冒着北國的寒風，突過了平漢路上敵人的封鎖線，到了冀中軍區司令部。那兒準備了豐盛的晚餐，呂司令員親自熱烈地歡迎他。他臉上却流露不滿的神情，直率地說：

『你們拿我當客人，肉太多……。』

白大夫對自己的生活是很刻苦的。在楊莊舉行實習週的時候，他就向組織上提出了降低自己生活的水準：說是錢用多了，要取消組織上給他的那個伙夫，並且要和一般人生活一樣。但組織上考慮到他半長有病，他過去的生活又比一般中國生活優

裕，就沒有遵照他的意見。此後，那伙夫就常常遭到他的申斥，不是說菜做的太好了，便是說菜做的太多了。他要節省，他說戰士就吃五分錢的伙食，我們吃這樣好幹什麼，只要吃飽能工作就行了。軍區給他每月百圓的邊幣津貼，他也不要，捐給醫院貼補休養員的營養費；醫院給他的水果和香烟，他也常轉送給休養員。但對休養員却說：『要愛護休養員，休養員要穿好的吃好的。』他在軍區後方醫院時，根據他的意見，給休養員建立了營養室。

呂司令員問他想吃點什麼，他說：

『我要吃素菜，我們八路軍是艱苦奮鬥，你們弄肉給我吃，不是很好的招待我……。』

於是作了一些素菜給他吃。在冀中軍區工作了一個時期，便到了一二〇師的衛生部。這時，敵人向冀中瘋狂進攻，部隊傷員大部分散，白大夫爲了適應新的環境，決定把醫療隊分成兩隊，一在前線，一在後方；前線的，由他率領。

五月初，一二〇師師部駐在任邱縣的大株村，師部正在開××會議。河間城裏集中了兩千多個敵人，帶着鋼炮、擲彈筒，向溫家屯出發，企圖消滅我們師的主力。在齊會和七一六團接觸上了。這就是有名的河間齊會戰鬥。

夜晚，白大夫的醫療隊，就在溫家屯村邊一個小廟裏，離火線只五里多地，佈置好了手術室。白大夫穿着白手術衣，紅橡皮圍裙，頭上帶了一盞小電燈，身上背着電池；在緊張地動手術。騰地轟的一聲，一顆炮彈落在手術室的後面，爆炸開來，震動得土都動了，小廟上的瓦片格格地響，有一片落在地上打碎了。一二〇師的衛生部會育生部長對翻譯說，勸白大夫轉移到後面去動手術，白大夫搖搖頭：

『打仗就是這樣，前面有隊伍不要緊，應該做下去，這不算什麼，我在西班牙的時候，比這裏更厲害，飛機大炮更多哩。做軍醫工作就是要和戰士在一塊，就是犧牲也是光榮的。怕什麼，做下去……你去看看，告訴他們有腦部胸部腹部創傷的，不必等登記，馬上就來告訴我。』

會部長出去檢查，他仍舊做下去……。

在火線上，指導員握着駁殼槍看見無數的戴着鋼盔的敵人，跟着一個搖太陽旗的隊長，瘋狂地衝過來，便嘶啞地鼓動道：

『同志們，衝呀，打垮敵人，——白大夫就在我們後面，受傷不要緊，衝呀！……』

戰士們聽見白大夫在後面，混身充滿了勇敢，

更加毫無畏懼的衝過去，敵人潰退下去了……。

槍聲沉寂一會，大炮和機槍又在平原上咆哮起來。一顆炮彈又落在手術室的側面，打壞了一堵牆……

曾部長走進手術室，告訴白大夫，火線上下來一個腹部的創傷，這是六小時前衝鋒時掛的花，腹部中了步槍傷，因為腸間膜動脈管破裂而大量出血，使腹內積滿了血。傷員一步步走向死亡。他是六團一營三連連長，叫徐志傑。傷員馬上抬上了手術台，白大夫把他腹部從中剖開，取出一截紅膩膩的腸子檢查，傷在橫結腸和降結腸，上面有十個穿口和裂罅。用羊腸線把它縫合，他就掉過臉來對曾部長說：『準備木板。』縫好肚皮，他拿一套木匠傢具，在做『靠背架』，邊鋸着木板邊說：

『一個戰地外科醫生，同時要是木匠，縫紉匠，鐵匠，和理髮匠，有這四匠，才是個好的外科醫生。』

他預知這傷員動手術後呼吸一定困難，用『靠背架』好讓他呼吸，他把徐連長安置好又回來動手術。每隔一小時他就去看一次徐連長，告訴醫生，一個禮拜之內，傷員不能吃任何東西，只是用糖鹽水做點滴灌腸，口渴時，用水嗽嗽口。

這次戰鬥我們消滅了五百多敵人，自己也有二百八十多個傷亡。白大夫帶着醫療隊連續做了三天三夜，夜裏只打了會盹，沒休息到兩個鐘頭，便又急着要動手術。賀師長關政委勸他休息，他不肯，說：『傷員這麼多，這樣痛苦，我們休息是不應該的，要把手術做完，我才能好好休息。現在叫我休息，我也不能好好休息的。』做飯給他吃，他也不吃，只是吃一點很簡單的點心：油煎洋芋片和饅頭。

一個禮拜之後，他每隔兩小時去看一次徐連長，他省下自己帶來的荷蘭牛乳和咖啡不吃，給他吃，並且每天親自給他做四頓飯，曾部長看見白大夫眼睛上綳了一層紅絲，實在太疲勞了，勸白大夫不要做，讓他做或者叫伙夫做，他不答應，說：

『藥物只有在一定程度上才有用，是最次要最次要的，理學療法和食餌療法配合好，護理要好，傷病員就能夠很快地恢復健康，還是讓我自己來做……』

他去看徐連長時，把別人送給他的梨子，放在徐連長枕頭旁邊，把香煙放在他嘴裏，給他點火，看他抽；白大夫心上感到無限的愉快和安慰，向他伸出大拇指，說：

『你是我們英勇的八路軍戰士！』

部隊行動，他叫人抬着徐連長，跟着他一塊走，二十八天之後，徐連長的傷口已沒有問題，他這才叫把徐連長送到後方去休養。徐連長抓着白大夫的衣服，不肯走，哇哇地放聲大哭起來，白大夫給他拭乾了眼淚，徐連長說：

『白大夫，你是我的爸爸，你是我的媽媽，你比爸爸媽媽還愛我，我沒有什麼報答你的，我以後只有多殺死幾個敵人來報答你。』說完話，他又忍不住哭起來了。白大夫勸他不要哭，拍拍他的肩膀說：

『這是我應盡的任務，不要感謝，大家都是同志。我把你救活了，就等於救活我自己一樣的，到後方去好好休息一個時期，再回到前線來，消滅法西斯匪徒，再見！』

白大夫對這次戰地救護工作大為稱讚，特別是腹部創傷治療，有驚人的成就；在歐洲，一般腹部創傷的死亡率都在百分之八十以上，而在冀中敵後，那樣困難的條件之下，竟然只有百分之二十的死亡率；這成就，只有在八路軍那種克服一切困難的堅韌精神之下，才能夠達到的。

齊會戰鬥後，他聽到子牙河邊的王家莊有傷員

（這是獨一旅的），他馬上要去，旅長告訴他王家莊河對岸就有敵人的據點，哨兵都可以看的見，勸他不要去。或者把傷員運來治療也可以。他不肯，說：『醫生坐在家裏等待病人來扣門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要到傷員那兒去，不要等傷員來找我們，那兒有傷員，外科醫生就應該上那兒去！』旅長再勸阻他的時候，他更堅持地說：

『我是晉察冀邊區的衛生顧問，要執行我的意見才行。』

旅長沒法，派了一個騎兵連掩護他去了。他到了那兒，馬上就檢查完了八十多個傷員，動完一個手術，送走一個；剛送走了六十多個傷員，騎兵連長跑來告訴他，對岸的敵人出動了，已經在過河。他還不慌不忙把手術做完，收拾器械說：『敵人還想捉我這個外國人嗎？他別想！』他和騎兵連剛出村，四百多敵人離村只有一里多地了，多凶險！事後他說：『由於我們那有能力的管理員龍同志的機敏工作，並由於全體隊員都騎上了牲口，全體隊員和裝具都得保全了。』

在以後的時日裏，白大夫白天治療，晚上抽出時間給醫生和看護上課。並且發明了一個新的治療箱搬運戰地的裝具，攜帶一個手術室，一個包紮室

和一個藥房的全部必需品；所有足夠施行一百次手術五百次包紮以及配合五百劑藥的裝具，却只用兩個騾子來馱運。在人員技術上都很薄弱的冀中區衛生工作，由於他的努力和幫助，各方面都有了長足的進步。

經過他救護治療的一千多個傷員，從敵人層層封鎖的冀中，安全地到達了冀西山地，一個也沒有失落，連他也不禁爲這中國戰場上空前未有的奇蹟而嘆服了：『因爲這個行程是很危險的，貼近許多敵人盤據的據點走過，歷時在一週以上，所以應當對司令部及情報部的經理工作，致最高的褒譽。』

八

一九三九年七月一日，他從冀中回到冀西山地。這時，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軍區整個衛生機關的全面工作。他向軍區衛生部提議：開辦衛生材料廠，來解決藥品的困難；創設衛生學校，來解決醫務幹部的困難。他親自給衛生學校訂了詳細的課程和章程。八月，軍區原來的衛生訓練班和延安去的衛生學校合併成立了衛校晉察冀第二分校。他把自己的愛克斯光和顯微鏡捐給了這個學校（爲了紀念

他，後來改稱白求恩衛生學校了）。七月到九月，他用全部精力編著關於戰地醫療書籍——『游擊戰爭中師戰地醫院組織和技術指南』，『模範醫院組織法』……

爲了瞭解和推動全軍區衛生工作更提高，更向前發展，他提議組織軍區衛生部巡視團，團員五人，由他率領。他準備巡視完就回國去，替晉察冀邊區募集經費藥品器械和書籍。

在軍區後方醫院，他看到疥瘡病人住院很久而不能出院，他檢查出是消毒不嚴密，上藥不徹底。於是組織了一個疥瘡醫療組，先把病人被服，枕頭，洗淨消毒，他和藥部長以及醫生們，親自用洋鹼給病人洗澡，拿硫磺藥膏給病人使勁擦，擦到皮膚都紅了，藥力深入皮膚裏層，就赤裸裸地曬太陽。治後換新的衣服，原來的衣服放在昇汞水裏泡洗，然後再穿。這樣數月，未出院的疥瘡病人，在兩個禮拜以後都出院了。他又派疥瘡醫療組到各所去活動，在很短時間之內，全軍區醫院和衛生所裏，沒有一個疥瘡病人了。

巡視團從軍區後方醫院到了三分區于家寨後方醫院第二所，陳醫生負責審查藥房，藥部長和翻譯主持檢查政治工作，他和林金亮醫生則去檢查病

室，審閱統計工作，並且幫助做手術。每人像似機器上的一個床子，一根槓子，一個螺旋釘，在白大夫這架發動機下面，有規律地轉動着，工作着。

一有空閒，他就在村子裏巡視羣衆衛生工作。在于家寨小廟旁邊，看見一個老漢在幽幽地哭泣，他跑過去握着對方的手，關切地問他爲什麼傷心。老漢抬起頭來，吃了一驚：握着他的那溫暖的大手，原來是外國人的，他用袖子拭去了老淚，抽咽地說：『死了人哪。』

白大夫問：『什麼人？』

『我的小孫子……。』

白大夫要去看這病死的小孩，老漢說死了，不用去看；但死了白大夫也要看。站在旁邊抱着一個兔唇小孩的老婦說：『大鼻子要看，就去看看也沒啥。』就領着他去看。一問，小孩是生了幾個月的痢疾病死的。白大夫問他爲什麼不上醫院去看，他說：

『沒有錢。』實際上他是對西醫不了解，沒肯把小孩抱來看。

『八路軍醫院看病不要錢的。』

『看病不要錢，我買藥也沒有錢。』

『藥也不要錢的。』白大夫掏出四元邊幣給老

鄉，勸他不要哭。老漢感激得直向白大夫作揖，旋即被白大夫阻止了。轉過臉來，白大夫看見那個老婦懷裏的小孩是兔唇，他告訴她：

『我給你的小孩的嘴縫合好不好？』

她不禁驚訝了，天生的缺嘴，還能縫的好嗎？當時還沒回答他，白大夫以爲老鄉又怕出錢，連忙加上一句，說：

『不要錢。』

小孩子被帶進手術室，縫合後，不久就長好了。老鄉送來雞蛋和棗子，表示他對白大夫衷心的感謝，却被白大夫退回去了，他是不要老百姓報酬的。但他對老百姓關懷如同一家人似的。記得敵人把平山洪子店焚燒成廢墟時，他正在前線救護，親自走到老鄉面前去慰問，用生硬的中國話，對老鄉說：

『不要哭！我們要找日本鬼子報仇，我就是來幫助你們打日本的！』

老百姓看他如同親人似的，簡直忘記了他是加拿大人。心中暗暗興奮起來，外國人也來幫助咱們打日本哩！

第二所巡視完，做了總結，打了分數。接着他們又檢查××團，騎兵營，一支隊，和一分區……

在巡視中，實際培養了初步的醫療人材，密切了衛生機關上下級的聯繫。

十月二十日，敵人大規模的冬季『掃蕩』，從軍區北線開始了。白大夫帶着醫療隊到了涞源摩天嶺前線，在××莊救護傷員。英勇的子弟兵奪取了摩天嶺，氣焰萬丈的敵人狼狽潰退。王安鎮的敵人，企圖出來截斷子弟兵的歸路，挽救摩天嶺敵人的命運。這時白大夫還在做着手術，增援的敵人逐漸接近前線救護站了，王大夫勸他走，但白大夫看還有十多個輕手術沒做，他沒喘氣，繼續做下去。一會電話響了；一分區司令員在電話裏跟白大夫說，叫他立即帶着醫療隊從側面高山轉移過去。白大夫仍然堅持把手術做完，這樣可以減少傷員的痛苦和死亡。在搶做手術的時候，他左手手中指第三關節却不慎被刀口刺破了。當時手上的血很多，他也沒注意，情形很緊急，就匆匆忙忙離開×莊。

九

遠遠傳來爆豆似的機槍聲，白大夫騎上那匹棕紅色的駿馬，緊加了幾鞭，馬便放開了四蹄，在狹窄的山路上奔馳開了。他的翻譯騎着那匹老馬在白

大夫後面，也緊加了幾鞭，跑了二里多地才算追上了白大夫，但那匹老馬已氣咻咻地噴着鼻子跑不動了。白大夫望到那匹老馬臀部滴着汗，蒸發出烟似的熱氣，便開玩笑地說：

『你這個馬又在喘了，老年的表現！現在假如我們二人在一起賽跑，你要像我的馬，我便像你的馬了。』

『不，你的身體比你的年紀要年輕些！』

『你不知道，我的體力日漸衰弱了，在西班牙的時候，我的體力不如在加拿大，去年不如在西班牙，今年的體力又不如去年了。……』

後面醫療隊的人接上來，他們又向前面走了。回到一分區衛生部第一所，雖然刀傷左手的中指，局部發炎，他仍然繼續給傷員動手術。這時，他檢查到一個外科傳染病的傷員，是頸部丹毒合併頭部蜂窩組炎，全臉浮腫，神經錯亂，白大夫給他頭部行了亂刀切開手術。把第一所傷員手術做完，派葉部長和林金亮去檢查東線三分區去。第二天早晨他準備到冀中後方醫院去，醫療隊的一切東西都上了馱子，在等候白大夫出發，白大夫還在病室裏檢查傷員，給昨天行手術的傷員更換完綑帶，他又想起那個頭部蜂窩組炎的傷員。他走進病室一看，傷

員浮腫消逝了一些，精神也比昨天清醒。看見傷員還有一線生命的曙光，他喜悅地叫馱子卸下來，匆忙的準備給傷員做第二次手術。白大夫忙着動手術，竟忘記了戴橡皮手套，傷員的創口裏細菌從白大夫中指刀傷處，像個小賊似的溜進去。但白大夫只一心注意到傷員，沒想到自己中指會中毒，他說：

『不戴手套也有它的好處，手指感覺力的奧妙，決不是橡皮手套所可比擬的。手指可以在傷口內感覺到那兒是鐵片，那兒是子彈頭，那裏是碎骨塊。』

直忙到下午，白大夫他們才出發了。到了冀中後方醫院，又是不斷的工作，手指却慢慢發炎，腫脹得痛的很厲害。他用一盆溫水，把手指蘸在裏面，但沒有什麼效用。王大夫就在發炎的中指上，拿小刀切開十字形。站在旁邊的人，看白大夫病勢沒有起色，黯然抽了一口冷氣，白大夫看他們那股頹喪的神情，就安慰道：

『不要担心，只留下兩個指頭，我還可以照樣工作……』

七號，陰沉的低空，落着灰濛濛的小雨。前線情況更緊張了。他不顧自己身上的病，急着要到前線去。後方醫院院長勸他多休息幾天再上火線救護

，他却發起脾氣來了：

『你們不要拿我當明代的古董，我可以工作，手指這點小病算什麼，你們要拿我當一挺機關槍來使用……。』

他的精神忽然奮發起來了。

『等前線傷員抬下來，你在這兒給動手術好了。』

『那怎行呢？新鮮的傷兵在前線容易治的，比在後方好治。』

院長仍然設法勸阻他：『現在已經打響了，你還是去了也趕不上了。』

『縱然趕不到前線救護；至少可以在半路上碰見。』

天空傳來砲聲，槍聲和嗡嗡的飛機聲。

任何人再三對他的勸解，都沒有效果。下午，冒着霏霏的淫雨，醫療隊踏上溼滑的山路，向着砲轟的方向前進。爬過一個險峻的山頭，又是一個山頭，冒着寒冷趕了七十里地，他是很疲乏了，坐在馬上幾乎墮下來了。

前方沒有戰地救護隊，他看到一個個傷員從火線上抬下來，不能立時救護，難過得差點哭出聲來了。他忘記了自己也是一個病人，中指局部炎腫益發

厲害，肘關節下發生轉移性膿瘍，而且體溫已增高到三九·六度了。到王家莊×團衛生隊，他躺下來了。醫生給他注射體內消毒劑，內服清涼鎮痛解毒劑。這兒離火線只十來里，電話搖不通，他叫翻譯派通訊員通知各戰鬥單位，把所有的傷員一齊送到他這兒來。同時他命令王大夫，要是頭部胸部腹部的傷員，一定要抬來給他看，即使他睡着了，也要叫醒他看。

第二天早上，把他左肘轉移性的膿瘍割開，他的精神忽然好了起來，等到下午，體溫增高到四十度，頭又劇烈地脹痛了。

『掃蕩』邊區的敵人，從五畝地向王家莊襲擊來了。××戰鬥兵團的季團長趕來慰問他，勸他到後面比較安全的地方去休養。他躺到担架上，在密集的機槍聲中，離開了王家莊。路上渾身發冷，嘔吐了好幾次。

抬到完縣黃石口的时候，白大夫怎麼也不肯走了，就在村子裏宿營，屋子裏給他生了火，窗戶和門都關上了，他還嫌冷，牙齒得得地顫抖着。

葉部長聽說白大夫病了，立即派陳醫生來探望他。陳醫生走進屋一看：白大夫清瘦的面孔，越發蒼白，四肢厥冷，他的身體已到了最壞的程度。兩

個醫生，用各種藥品，仍舊不能挽救白大夫病勢的惡化。

他躺在床上，用幾乎難以識別的墨跡，勉強地記下了他底最後的語言，告訴聶司令員他最近工作和生活的情形，向聶司令員建議，立刻組織手術隊到前方來做戰地救護。他把『千百倍的謝忱與感激送給司令和我們所有的同志！』黃昏，他把寫好了的遺囑，交給了翻譯，解下手上的夜光錶，贈送給他，做為最後的禮物，脣起鬍鬚的臉上浮起自慰的微笑，諄諄地對他的翻譯說：

『努力吧！向着偉大的路，開闢前面的事業！』

夜色籠罩着山野。屋子裏靜悄悄的，白大夫床頭那隻黯淡的燭光，搖映着雪白的牆壁，燭油一滴滴眼淚似的滾落下來，蠟燭在慢慢消耗着自己的生命……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清晨五時二十分。

在安靜的黎明中加拿大人民優秀的兒子，勇敢嚴正熱情的盟國戰友，我們的白大夫，吐出了他最後的一口氣，結束了他未竟的事業！

受傷的戰鬥員需要像你這樣愛護他們的大夫，天天在繼續擴大的晉察冀邊區；需要像你這樣勇敢嚴正的戰士；新中國這嬰兒快要誕生了，需要像你這樣熱情的助產士，但你却被毒菌奪去了生命，離

開我們而去了！醫療界喪失了一個誨人不倦的導師，傷病員喪失了他們再生的父母，中國喪失了一個最好的盟國的戰友……

這不幸的消息傳出去，沒有一個人聽到不惘然若有所失而哀傷的，沒有一個人不黯然下淚的，即連身經百戰的聶榮臻將軍，親眼看見過無數的戰友傷亡，他曾以『鐵石心腸』自命，聽到這消息，也不禁潸然下淚了。全邊區人民和子弟兵，含着眼淚悲壯而亢奮地高聲唱着：

我們尊敬你，
像尊敬真理和正義；
偉大的加拿大朋友啊！
你像祖國的戰士，
曾快樂地戰鬥在晉察冀；
如今啊，
在北中國的前線上，
安息！
親愛的白求恩同志啊，
你爲中華民族解放而死，
誓以我們的勝利，
來作你革命的祭禮！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日

諾爾曼·白求恩斷片

——紀念他逝世五週年——

著 者 周 而 復

出版者 華東新華書店總店

為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出版

0001——8000

1